

賢：今天是二零零零年三月廿四日，我是訪問員蘇淑賢。今天很高興請到黃志強來做有關他的童年生活的訪問。你好！首先，想請問你的出生日期及出生地點？

強：你好！我出生於一九七六年八月廿七日，在中國出世的。

賢：在大陸時，請問你與家人一齊住嗎？

強：在我童年時，主要是與媽媽一齊住的。在一至四歲的時候，本來我是與爸爸、媽媽和弟弟同住的；但在四歲之後，爸爸有機會申請到香港，在此同時弟弟亦搬往爺爺及祖母福州家中住，因此只有我與媽媽一齊住在大屋裏。

賢：你的父親與母親是做甚麼職業？

強：因為當時中國的經濟還未開放，所以爸爸和媽媽在大陸時主要以耕田為主。

賢：你在何時來到香港呢？

強：我是在一九八五年來到香港的。

賢：甚麼原因申請來港定居？

強：因為爺爺覺得在鄉下耕田沒有出息，他就先申請了我的爸爸來到香港，繼而爸爸申請我和媽媽來港團聚。

賢：為何你的父母選擇你先來港定居，而不選擇你的弟弟呢？

強：由於中國的來港政策問題，只能容許父母攜帶一名子女；而我又一向都不善其言，故不能得到家人的歡心。從而，他們決定先申請弟弟來港，但只有媽媽是一直反對。幸而，弟弟的證件相片走了光，因此他無法在截止日期前申請，最後家人決定由我先來港。

賢：在大陸時，請問你有甚麼學歷程度呢？

強：大陸地方是沒有幼稚園的，所以我由小學一年級讀到三年級為止。

賢：有甚麼所讀科目？成績好不好？

強：大陸學校主要是以中文和數學為主，並沒有英文及社科健的科目。
而成績方面，則只有數學這一科才合格，而其他則不此一談。

賢：在大陸學校的時候，你有沒有曾經被老師體罰？

強：當然有。如果我沒有交足功課，老師必定會恨恨地打我的屁股，甚至會將褲子脫下才打下去。

賢：童年時，你記不記得與甚麼人遊玩？又玩甚麼呢？

強：在鄉下的時候，我最熟悉是鄰近的小孩，故通常都是與他們為伴。而我們多數是以群體活動為主，如兵捉賊、彈波子等。

賢：在家內你需不需要做家務？

強：當時我的年紀小，父母恐怕我燒柴生火會造成意外，所以他們不需要我負責燒飯，而洗衣服等家務都不要；而我只幫母親飼養雞鴨。

賢：你有沒有做錯事而被家人懲罰？

強：在我四、五歲的時候，因好奇而去偷食煙仔，不覺意的將蚊帳燒起來。幸好的沒有構成更大的火災，而只是給媽媽打了一頓。

賢：你當時有沒有想過離家出走呢？

強：我的年紀很小，真不知何處可去，而且自己真的做錯了事，所以我沒有想過離家出走。

賢：不如講些開心的往事吧！童年時，你有甚麼趣事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呢？

強：我的大屋中有一個露台，在夏天時節我通常會睡在地上。我記得有一次，弟弟拿著尿壺走來走去，一不小心倒了下來，令我全身發臭，我只好立刻刷牙洗澡。

賢：有沒有一些難忘事情至今仍留下深刻印象呢？

強：有一次，我與一個深交朋友打架，我突然從衫袋中拿出一把刀子刺向他的臉上，使他的臉留下了一吋長的疤痕。在這次事件後，我每次見到他都有一種後悔及內疚的感覺。而當晚我更給媽媽打了一頓。

賢：現在你仍有聯絡這個朋友嗎？

強：現在我們很少聯絡了！因為我不太願意回大陸，而更加不想面對他。因每每見到他的傷疤時，我就存有內疚感及很多句的“對不起”。

賢：在大陸時，你覺得生活環境如何？

強：我的生活環境都不算太差。我與家人住在一間很大的屋子裏，有天井、東廂等地方。當爸爸還未來港時，爺爺從印尼亦有寄錢回來；而爸爸到港後，他亦一樣；媽媽則繼續耕耘，故此生活尚算無憂。

賢：不如談論一下你來港後的生活，好嗎？你能否適應這新的環境嗎？

強：當然有點不適應，因為中港兩地的生活環境及方式是完全不一樣的。在一大陸時，環境清幽，我感到很舒服。但香港就很擠迫，我居住的房間由於接近馬路旁，車來車往，很嘈雜，使我不能入睡；而且香港的空氣又污濁，更令我患上了嚴重的鼻敏感，故我是完全不習慣。

賢：那麼，你覺得香港的生活環境又如何？

強：相比之下，香港是東方之珠、購物天堂，故每一方面都自然好。但住屋方面就不及大陸了。在大陸時，我有一間大屋，面積很大；在香港則只住在一間不足一百呎的房間，又要擺放一張床、雪櫃及電視機，因此我的活動空間是非常之少。

賢：剛到來香港，你容易找到學校嗎？

強：在香港我算是一個新移民，故很難找到學校收取。而我在大陸時七歲才入讀一年級，相比香港同年紀學生遲了一年才入學；而且父母恐怕我跟不上英文課程，故只好留級一年。而一般學校都不收取超齡學生的，所以父母很難才找到一間學校肯收取超齡的新移民。

賢：那間學校是叫甚麼名字？當時你讀甚麼程度？

強：學校已拆卸了！學校是「新會古井同鄉會達善小學」。在大陸時，我讀到三年級，但連廿六個英文字母亦未懂，故祇好由二年級讀起。

賢：在學校你有沒有被別人排斥？

強：其實，學校亦有幾個新移民入讀，我可以用普通話與他們溝通；而其他香港學生亦沒有過份排斥新移民，所以大家相處也算融洽。

賢：你覺得香港同大陸的學校生活有甚麼分別？

強：我覺得大陸的學校生活比較清閒，只需讀兩科，上堂時間又不太緊迫，每堂之間都有十至十五分鐘的休息。不過，香港所讀的科目實在太多，如中英數、社科健、美術、勞作等，而且三至四堂後才有一個小息，非常之疲勞及辛苦。

賢：請問你有哪一位老師或朋友是最熟或最特別難忘呢？

強：我最敬佩的是小學四年級班主任兼教英文的江麗屏老師，是她改進我英文程度提高的。剛到港的一、二年 即是二至三年級，我記得那時的英文成績只得到 6 分；後來，得到她悉心地教導，使我的水準大大提高，甚至於在考試中取得 60 分。我真的很感謝她，但她已移民了，故很少聯絡。朋友方面，最熟悉的有兩位小學同學，他們亦是新移民，又是最能傾得心事的；而最有趣的是我們大家都是姓“黃”，因此班主任經常叫我們“三黃”，這就令我更加印象深刻了。

賢：在香港時，你與甚麼人玩樂呢？

強：因父母管教很嚴，不准我出外，故我通常都是獨留在家中。曾記得有一次，我偷偷地出了街玩，當晚更被爸爸嚴懲烤打。此後，爸爸經常致電回家來監察我的行蹤，故我都不敢與同學和朋友出街了。

賢：你需不需要做家務呢？

強：在香港，父母需要由朝到晚做工，所以家中的一切家務都由我負責的。

賢：你是不是經常獨自留在家中？

強：基本上，我每天都是獨自留在家中，爸爸不准我出街，甚至連電視都不准看，使我更加悶極不堪。

賢：你的弟弟何時申請到港？你需要在家中照顧他嗎？

強：我的弟弟在一九九零年才來港。那時我已讀中學了，而弟弟則細過我兩歲，所以我再不用照顧他了。

賢：你有沒有想過自殺或離家出走呢？

強：其實我從沒有想過離家出走。因我曾想深過，在香港我沒有親戚，所以如真的走了出來後，真的不知可去何處？但自殺卻沒有真正想過，只是心中想過：「為什麼我是爸爸的子女呢？」

賢：到今天你仍否很憎恨你的爸爸呢？

強：小時候，我真的很憎恨他。因他每次放工後總是繃著臉，甚至他更將工作的不開心發洩在子女身上。現在的我雖不太憎恨他，但亦不愛他，而我倆更沒有甚麼溝通。

賢：其實你的父母對你有甚麼祈望？

強：我的父母希望我能考入大學，因為大多數叔叔都是讀大學的，有前途。

賢：你童年有甚麼志願？

強：由於我受著家人的約束，所以我希望做一個飛機師，那我就可以飛到別的地方去。

賢：童年時，你有甚麼嗜好？

強：童年時，我並沒有培養到特別嗜好，只有一段時間喜歡收集郵票及看書。

賢：你通常看甚麼類型的書？

強：我小時主要是看“三國演義”的連環圖；到了中學時代，我轉了看‘金庸’武俠小說。

賢：你小時候看過甚麼電視節目？

強：通常是卡通片，如叮噹、足球小將、六神合體等。

賢：那麼，你又記不記得有甚麼新聞大事發生而令你很難忘呢？

強：最令我記得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，因這事件轟動全球，再加上我的叔叔在讀大學期間亦有參與這次示威行動，所以我與家人都會特別留意。

賢：到了中學階段，你就讀哪一間學校？

強：我選擇了居所附近的一間中學，再加上我的成績不俗，江麗屏老師又建議選擇「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」，最後我順利進入了這間中學，直至中七畢業為止。

賢：中一至中三時你最喜愛哪一科科目？

強：我比較喜歡中國歷史科，因我本是中國人，認識自己國家的歷史是很重要的；再加上歷史科教師授課時，常會將歷史內容形容得很生動，故我很專心上課。因此我漸漸培養出興趣來，而這一科更是我成績最好的。

賢：讀書成績又如何？壓力是否很大呢？

強：中學的成績都不算差。如一班有四十人，我考得第十一名次，這亦算中尚。而剛在中學時，功課並不算多，故壓也不太力，反而父母給予的更多。

賢：整體來說，你的童年過得開心嗎？

強：其實童年生活可分為兩部份。在大陸時父母不會管束我，自由自在，反而可以與一班死黨走到山上捉昆蟲，開心不已；在香港時我是過著平凡、沉悶的生活，生活過得極不開心。

賢：你如何形容你與父母的關係？

強：小時候，有一段時間我是與媽媽獨處的，因為我與她的關係很好，甚至任何心事都可傾談；但來港後已沒有機會再與媽媽傾訴心事，只好埋藏於心底裡。而我和爸爸的關係就很惡劣，因他只反著臉及只懂得打罵我，因此與他的關係一向不好，甚至反感。

賢：你童年生活對現在有甚麼影響？

強：我小時本身是一個活潑好動的小孩子，但現在的我卻很被動了！因童年的我很少與人接觸，所以構成現在很難或不曉得與人溝通；甚至我想與別人溝通也不懂得如何表達出來，這是我最大的影響。

賢：你童年生活會否影響到下一代呢？

強：首先，我本身認為又打又罵並不是一個教導子女的好方法。在這環境下成長，必會有好處，我就是一個受害者。若我將來做了爸爸，我不會經常繃著臉，只會開心地對待家人，與他們以朋友關係去溝通、傾心事。

賢：我再沒有其他問題了。多謝你來做這個詳盡的訪問，拜拜！

強：不需客氣，拜拜！